

东郭一笑香艳女字系列 ①

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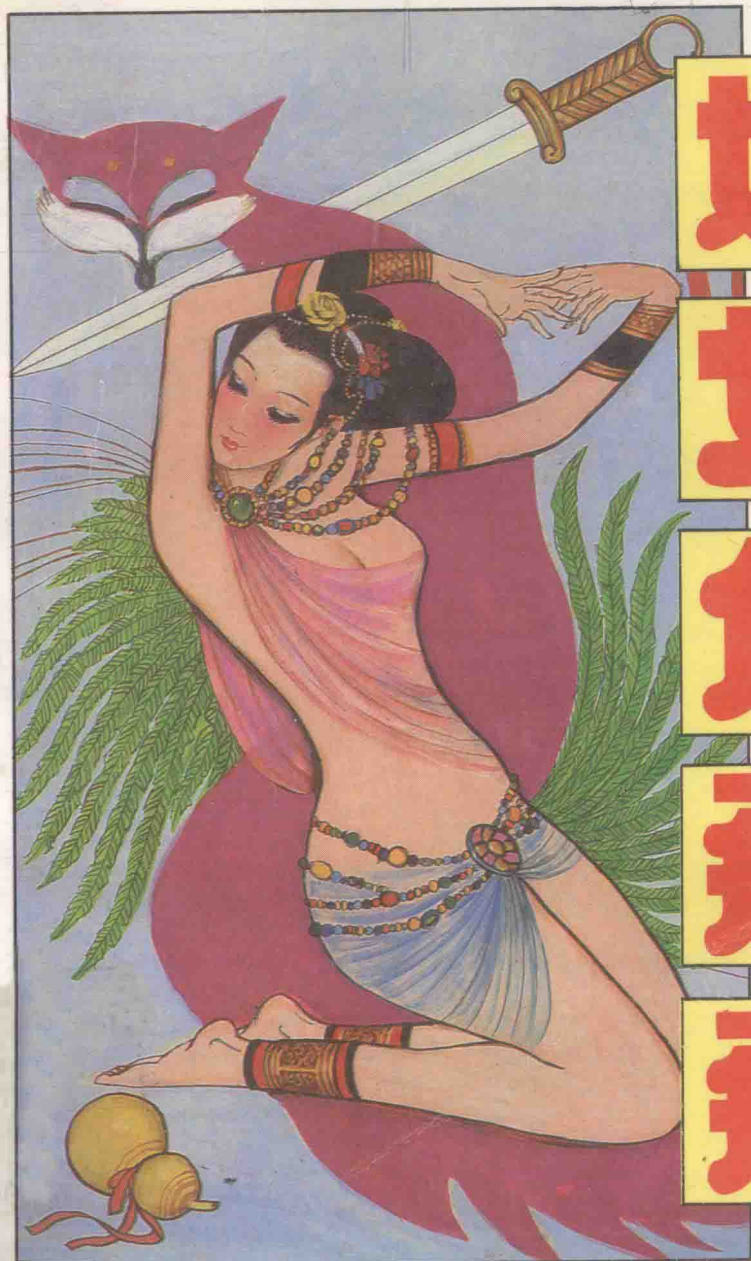
女

向

飞

飞

下



媚女向飞飞

东郭一笑 著

(下)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媚女向飞飞
MEINUXIANGFEIFEI
东郭一笑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吉林市东兰印刷公司印刷
字数600,000 开本32 印张26 10插页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20,000

责任编辑:兆政 插图:潘喜良
封面设计:郭羽丰 责任校对:笑笑

ISBN7—5313—1214—X/I·1091
(上、中、下)定价:14.80元



9. 向飞飞手起鞭落, 剩余的四个镖师均被他卷到马下



残臂人缓缓退出小屋，每退一步，便磕一个响头



向飞飞朝下一拉，那人立刻头上脚下被吊到树上



向飞飞手臂倏动，指甲一划一挑，一根长长的手筋已被抽了出来

廿一回 收顽童误传风月剑

向飞飞长叹一声，拍拍他，不言语了。

杨辛枕在她腿上，仰脸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向飞飞道：“你看什么？”

杨辛道：“你真好看。”

向飞飞笑笑，朝他眨眨眼，道：“睡吧。日后有你看腻的时候。”

杨辛道：“你这么漂亮，我这一世也看不够呢！”

向飞飞使手弹了他一下，嗔道：“轻狂。你知道不，若是你再大十岁，这么呆呆地看我，会怎么样呢？”

杨辛道：“会……娶你做老婆！”

向飞飞脸色一沉，旋即又一笑，摸摸他的鼻子道：“小东西，你知道么？你若再大十岁，敢这么放肆，此刻眼睛和舌头都没了。”

杨辛闭上了眼睛，将头埋在她怀中道：“我不看了。”

向飞飞拍拍他。

杨辛乖乖地睡着了。

向飞飞与杨辛在破庙中住了几天，竟无一个武林中人找上门来，官兵反倒来了不少。

铁狮镖局发了那么大的案子，连总镖头在内共死了十余口人，伤二三十人，官府焉能不究，尤其是向飞飞还在墙上留下血书，逼得官府连想睁一只闭一只眼也不行了，只得发下榜文，四处撒出官兵抓她。

好在向飞飞轻功卓绝，好几次都在人眼皮底下跑掉了。

那些官兵对她也甚是忌惮，只摇旗呐喊，并不真的追她。连樊铁狮、成子扬那样的功夫都被她象砍菜一样杀的杀，残的残，那些官兵谁敢冒这个凶险？

但又不能不追。

最后还是一个老捕头喊出了实话：“向飞飞，你厉害，总得给我们当差的一碗粥喝么！你杀了人，还明目张胆地在洛阳城逛，不是砸我们饭碗么？”

向飞飞听了，暗暗一笑。

当天夜里，城东的一家小店里，住进了一老一少两个人。老者山羊胡子，佝偻着腰，小的背一个大包袱，腰间却挎着剑。

二人住进了店后的一个小院，将它全包了下来。

向飞飞自然消声匿迹了。

那住进店中一老一少便是向飞飞与杨辛。

二人住在店中三日，白日里紧闭院门，教杨辛剑法，晚上换了夜行衣服，出去访查。

但仍未见有任何动静。

第四天晚上，二人跃墙出去，忽听城墙外有人喊叫，侧耳细听，是一个老妇人在苍凉地喊着：“飞儿，向飞飞！你在

哪儿？”

杨辛道：“向小姐，喊你呢！”

向飞飞早已听清了。

向飞飞一扯杨辛，二人跃上城墙，伏在箭垛后，向外张望。

雪地上，走着一个人持剑的女人，她绕着城墙来回喊着，其声在静夜中传得很远，足见她内力超人。

向飞飞心头一紧。

那人不是她的生母向鸢琼，而是她的养母黎氏。

她不是已经失踪多年了么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
向飞飞正思忖间，突然远处城门大开，一伙官兵打着火把涌了出来，领头的军官骑在马上，威风凛凛地喝道：“兀那婆子，半夜三更，你在这里叫什么？”

黎氏毫不理睬，掉头便走。

十几乘马追了上来，将她围在了中间。

军官道：“老太婆，半夜三更，你叫什么？问你话没听见么？”

黎氏道：“我找我女儿，干你何事？”

军官道：“找女儿？你方才是不是喊向飞飞？”

黎氏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军官道：“那就犯法了！你女儿在城中做下大案，是官府缉拿的要犯，你来得正好，带回去，看那向飞飞来不来救她！”

那伙官兵追向飞飞的时候磨磨蹭蹭，此时面对一个白发婆婆却如狼似虎了。军官话音未落，早有两个拿着铁链上来，便要往黎氏脖子上套。

向飞飞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将杨辛一带，由城墙上飞了

下去。

她们来到近前，黎氏已将一伙官兵打得落花流水了。地上横着两具死尸，其他的见势不妙，将马一夹，一溜烟地溜回城去了。

向飞飞扑通拜倒，叫了声：“娘！”

黎氏盯盯地看着她，道：“飞飞，你是飞飞么？”

向飞飞叫道：“娘！”扑入了黎氏怀中。

黎氏搂住向飞飞，搬起她的脸，借着月光，认真端详着，道：“是，是，你是飞儿！”

母女俩抱成了一团。

黎氏看看杨辛，道：“这孩子是谁？”

向飞飞道：“我弟弟。”

黎氏“嗯”了一声。

向飞飞道：“杨辛，快来见过我娘！”

杨辛拜倒在地道：“侄儿杨辛，拜见伯母。”

黎氏听他姓杨，便不大将他放在心上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拉他一把，道：“飞儿，你怎么又认了个弟弟？”

向飞飞道：“他是个孤儿，道上拣的。”

黎氏点点头，也不再问，一把拉过向飞飞道：“走，跟娘回家。”

向飞飞道：“家？”

黎氏不容多说，拉上她就走。走了几步，才发现杨辛在后面跑得颇为费力，停下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不会轻功么？”

杨辛上气不接下气的道：“会是会的，可我怎么比得上你们？”

黎氏道：“你这跑法，也算得轻功么？”她将杨辛往腋下

一夹，对向飞飞道：“飞儿，你能跟上我么？”

向飞飞笑着点点头。

黎氏一拧身，人已在数丈开外了。

向飞飞在后跟着她，心中颇为惊奇。黎氏本是不会一点武功的，怎么几年之间，竟内力如此超绝？连向飞飞自己，也有些吃力了。

黎氏带向飞飞跑了一夜，来到了一条山谷中，这里草深林密，荒无人烟。

黎氏放慢了脚步，倒退着走。

向飞飞道：“娘，你就住在这里么？”

黎氏不答，在一棵参天古树上摸一摸，树上豁然开了一洞，她放下杨辛，道：“进去！”

杨辛钻了进去。

向飞飞也跟了进去。

黎氏最后进去，拨动机关，将树洞关闭，侧身走到前边，在前面领路。

树洞内有一地道，曲曲弯弯，又狭又长，几处仅能容一人钻过去。

向飞飞暗暗吃惊。

约摸走了有一个时辰，前面豁然一亮。

原来是黎氏又打开了一个树洞。

三人钻了出去。

杨辛叫道：“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山谷么？”

向飞飞回头望望，一座高山横在身后不远，将这山谷与外地隔绝了。

杨辛迈步要走，黎氏拉了他一把。

他莫名其妙。

黎氏指指脚下。

向飞飞也大吃一惊，树前的雪地上，光溜溜的一片洁白，无一个脚印。

她明白方才在山那边，黎氏为什么倒退走路了。

黎氏打了一声呼哨。

深谷密林中，飞也似地过来一个黑点，转瞬之间，到了面前。

那是一个只有两条半截腿的老人。他两条胳膊也只剩了半截，脸上伤痕累累，纵横交错，弄得一张脸出奇地扭曲，其状甚为恐怖。

杨辛吓得将脸埋在了向飞飞身后。

向飞飞吃惊地看着他腿下，那人自膝以下全没了，在膝盖上绑了两块硕大的木片，每片都有蒲扇大小。

再看他身后，雪地上光溜溜的，没一丝压痕。

残臂人望着向飞飞，“哦”了一声，眼里满是笑意，道：“你女儿么？”

黎氏道：“是。”

残臂人盯着向飞飞看了半天，点点头道：“嗯，果真是国色天姿，难怪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。”他又看看杨辛，抬起秃臂一指道：“这是谁？”

向飞飞道：“我弟弟。”

残臂人眼中露出一丝狐疑，盯着黎氏道：“她怎么会有个弟弟？”

黎氏道：“这孩子是个孤儿，飞儿看他可怜，便收留了他。”

残臂人想想，道：“你不该带他来。”

黎氏道：“他与飞儿相依为命，已经好多年了。”

残臂人道：“罢了，你上来罢！”

黎氏一纵身，骑上了残臂人肩头，对向飞飞道：“你在这里等着。”

残臂人飞快地向密林中滑去。

他肩上负了一个人，雪地上便留下了极浅的一道痕迹。风一吹过，立即不见了。

杨辛待他走远，搂着向飞飞道：“姐姐，我怕。”

这孩子甚是机警，于不知不觉中改了口，管向飞飞叫姐姐了。

向飞飞摸摸他的头，道：“有姐姐在，不怕。”

嘴上虽如是说，心中也颇觉不安。

黎氏怎么会住在这山谷之中？她又是如何认识这残臂人的？

这个残臂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

向飞飞越想越觉蹊跷，但她本是个天不怕，地不怕的人，经过的苦难多了，便不把风险放在心中了。

她反倒更想探明白这件事了。

杨辛向洞内指指，道：“姐姐，咱们走吧！”

向飞飞拍拍他，道：“好弟弟，既然来了，自然要看看。若不看这一眼，只怕你终生都要后悔呢！”

杨辛道：“趁他没回来，还是走的好。”

向飞飞奇怪地看他一眼，道：“杨辛，前日在朱三酒店，你很勇敢么！怎么现在胆子这么小了？”

杨辛红了脸，道：“我怕他对姐姐不好么！”

向飞飞心头一热，认真看看他。

杨辛明亮的大眼睛清纯如洗。

向飞飞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，道：“放心，姐姐不会有事，你也不会有事的。”

杨辛向远处指指，道：“他来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那残臂人已滑了过来，其轻盈迅捷，让人难以置信。

残臂人对向飞飞一扬脸，道：“你上来吧！”

向飞飞看看杨辛，问道：“他呢？”

残臂人道：“叫你上来就上来！”

向飞飞道：“你先把他带去吧！”

残臂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人真罗嗦！我要杀他，先带也是个死，后带也是个死，你挡得住么？上来！”

向飞飞一弯腰，将杨辛抱在了怀中，轻轻一纵，骑在了残臂人肩上。

残臂人嘟囔一句：“你轻功也不错么！”身子一滑，向树林飞去。

向飞飞只觉似腾云一般，身边呼呼风响，那片密林越来越高，象从地上突然长出，压到了眼前一般，不由叹了声：“前辈好功夫！”

残臂人道：“别说话，看着眼前！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钻入林中，却速度未减，向飞飞侧头躲过一个树枝，一绺头发被那树梢快刀般剪断，随风飘散了。

她不敢大意，睁大眼睛看着林中，好在这林中树木尽皆高大，矮枝很少，她身形敏捷，也能化险为夷。

她忽觉胸前一疼，低头一看，杨辛吓得缩在她怀中，不敢睁眼，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她的乳房。

她双手抱着他，腾不出手，又不好招呼，只好任他抓着。

又一个横枝扑面而来，她叫一声“当心！”将身一仰，杨辛蓦然惊醒，松开了手。

残臂人在一棵几搂粗的大树下停了下来，道：“下来吧，你们可以随意走走，却不许离开十丈以内。”

向飞飞看看，这里古树参天，每个都有几抱粗，树上枝繁叶茂，遮掩着几个小巧的房子，似建在树上的鸟巢一般，树下无梯，看来人得飞上飞下了。

残臂人一纵，飞上了树。他无小腿，飞纵时身体直来直去硬拔而起，向飞飞付道：“这人发力时不须蹬腿，竟能翩然上下，其轻功委实非同一般，只不知是什么来历？”

杨辛到了此地，倒颇觉好奇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指着架在树杈上的小房道：“姐姐，咱们也须住在那上面么？”

向飞飞道：“大概是吧。”

杨辛道：“没有梯子，我可上不去。”

向飞飞道：“不要紧，姐姐带你上去。”

杨辛道：“姐姐带我，自然是好，可也甚是麻烦。我在上面，岂不如坐监牢一般？”

向飞飞笑道：“那不正好么，也磨磨你的性子。”

正说话间，残臂人由树上跃下来，对向飞飞道：“飞飞小姐，黎夫人请你上去。”

向飞飞抬头看看，黎氏正在树上的小房中向她招手，她一把拉过杨辛道：“小弟，来，跟姐姐一起跳。”

残臂人伸臂拦住杨辛，道：“这位公子便不必去了。那棵树上的小房，是给公子住的，公子上去歇息吧。”

杨辛道：“姐姐，我要跟着你。”

向飞飞看看黎氏，黎氏轻轻摇摇头。

向飞飞心中也正有无数私房话要对黎氏说，有杨辛在身边甚是不便，便哄他道：“小弟听话，你先上房去，来，姐姐送你。”

残臂人道：“他这么大了，睡觉还要人送么，自己上去。”

向飞飞道：“树太高，又没梯子，他一个小孩家，怎么上得去？”

残臂人不相信地瞅瞅杨辛，道：“他上不去么？怎么我试他象有些功力似的？”

向飞飞怫然不悦，忖道：“这老东西也太能吹牛了。我与杨辛在一起相处这么久，他有多少功力我会不知道么？你只方才以断臂一拦，便知他深浅了？”但她不知这人与黎氏的关系，自也不好当面呛白他，笑道：“小弟，你也不妨跃一跃试试。”

杨辛道：“我？”他看看树，摇摇头。

残臂人道：“你这小子，不跃一下怎能知道？去，试试！”

他的话其实并不严厉，但他长相甚是狰狞，这轻轻一句也把杨辛吓了一跳，他不敢违拗，走到树下，奋力一跃。

他只跃了一丈不到，便跌落下来。

残臂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这小子不肯花力气，再跳！”

杨辛又是一跃，这次略高些，但距那小房仍差有五、六尺。

残臂人突然瞪起眼睛，道：“上去！要不然我打死你！”说着，向杨辛凑了过去。

杨辛大惊失色，奋力一跃，这一次距平台只差了半尺，仍跌落下来。